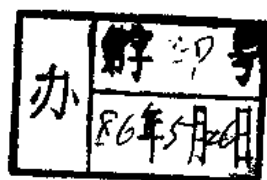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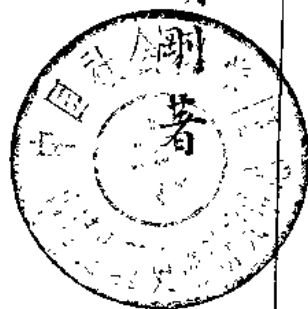
西北考察日記



紀念顧頡剛先生逝世三周年

西北考察日記

顧頡剛著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編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西北考察日記

2122 / 16

著者 題簽 整理 編印 成本費

顧頡剛

顧廷龍

吳豐培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

元

前言

顧頤剛先生（一八九三—一九八〇）是我國歷史學界的著名學者，在他一生多方面的成就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繼承並發揚近百年學術史上的優秀傳統——重視邊疆史地的探討研究。在三十年代日本軍國主義大舉侵略我國的前夕，他深切地感到邊疆問題的嚴重性，因而創建學會，印行刊物，舉辦講座，組織考察，汲以調查研究邊疆史、民族史和普及邊疆知識為要務。這部日記就是他在抗日戰爭爆發後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間在甘肅、青海考察學校教育時的記錄。雖然游踪所至只限於河湟、洮渭，他當時所持的邊疆概念，因受時局影響，與今日邊疆一

詞的外延也不完全一致，但筆下的風土人情、民生吏治以及個人感懷事，都是實錄，貫徹全篇的那種念：以開發西北，促進民族團結，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為己任，不辭勞苦，不畏阻撓，奔走呼號的愛國精神，今日讀來，還是令人感奮的。現在顧頡剛先生已經逝世三周年，為了紀念這位邊疆史地研究的倡導者，響應歷史科學為祖國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號召，我們特將這份珍貴的史料印出，以供學術界同志使用。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自序

余年十五六，得國粹學報而好之，甚欲步太炎申叔清先生之後塵，以整理古文籍自期。是時肄業蘇州公立中學。一日，胡師介生詢予：他年欲為何種人？不慮而對曰：願為經學家。蓋予生吳中，為惠定宇、余仲林、江良庭之故鄉，亦錢竹汀、段茂堂、俞曲園等誨學著書之地。每散學游於市肆，甚易接觸經學書，力所能及則購而歸，其不及者亦就肆覽焉。雖不甚了了，而心喜其方法之密，證據之富，與其提出問題之新穎，以為吾人治學必當若斯，乃為真學問。加以學報之鼓吹，其持志乃益堅。是後歷經革命時代潮流洶湧衝刷，失其定力，頗舍棄舊學，思自獻於現實之途，而安居稍久。

常於不自覺中重彈前調。知習慣之難移也。自大學畢業與諸師友放論古史。一時有風行草偃之概。予既得於謫居之外園戶深研。乃決心以理董故書為我生之專業。友朋中不少熱腸人。規予曰。居大時代中。冒狂風暴雨。無一人不當競。焉。凜。焉。以審其相迎相拒之術。君乃自閉於象牙之塔。不獨嫌與現實脫節。將恐吞卷於怒濤而猶不自知也。應之曰。學海壯闊。無涯涘。竭一人精力。未必能為培根。然拾得幾枚貝殼。若波紛紜他事。是將終無成也。現實問題。非我才力所及。有諸君以解決之。我叨惠矣。古籍古史之問題。我則不敢後人。人各有能有不能。其勿相強以致兩傷哉。聞者爽然而退。

然事有不可知者。予性好游覽。腰脚之健。足以濟之。每蒞一

地必窮其勝而後快既久富宛平藉鐵道之便遍涉黃河流域當其
登名山渡大川吊故城搜殘碑固泯乎其觀醇乎其味哉然
而農村之凋衰人民之孱弱刺於目而傷於心恍若末日之將至民國
十二年游河南山西二十年游河南北及山東陝西所至之地不忍視而
又不得不視淚承於睫以為以不急為之謀不但亡國且滅種矣歸與
都市中人言之不措意也雖從事政治工作者亦以為非一時所克
救援必俟諸昇平之世而後可為也予既不得同聲之應遂欲以天
下事為己分內事而適易其昔者寂寞窮經之心志不久九一八變
起北平密通松遼急揭則幽寒知禍之不旋踵又自觀日韓浪人橫
行市中毒及鄉里為一切齒痛心故編印通俗讀物廣為抗日宣傳

及熱河失而北平臨大包圍中。亟思識邊塞之事。是以頻年游於平
倭綏上。且越陰山而達百靈廟。飲酪卧毡。與蒙古之主張自治者談
因曉然於邊疆問題之嚴重性。會是時予在北京大學。與京大學兩
校講授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與譚季龍君其濤同創禹貢學會。印行
半月刊。乃擴大地理沿革之範圍。而及於民族史。邊疆史。半月刊中
屢出專號。討論東北。西北。蒙藏。南洋諸方面之事故。又集燕京師
生立邊疆研究會。以假期從事旅行調查。平日則一星期開一講演
會。選延一二邊疆人士之游於北平者及內地人之為邊疆學者。分主講
座。以是因緣。得唐與遠賓至。而諸同人之邊疆智識。亦日趨於系統
化。成達師範學校者。唐柯三。馬松亭諸君。建於北平。東四牌樓。教生

以阿剌伯、土耳其文字，造其優秀者，深造於埃及愛資哈爾大學。此
然為回教最高學府。予時與之往來，故教中友人尤衆。而西北各省受
回教文化最早，教中鉅子萃焉。其游於北平者，並以咸達同人之紹介
相稔。是以予於西北尤嚮往。二十六年，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招予，議
計西北教育，而段祺武先生游西北移懇，促進會，推予為理事。集
各界人士組織考察團，初意作短期游歷耳。乃蘆溝橋戰事突起，
敵人以通俗讀物之宿憾，欲致予於死地。遂別老父孀妻而長行。
東南盡臨，予義不當返家。吾父不勝思子之情，含恨入地。吾妻萬
里相從，又旋里代我理父喪，病軀不堪其勞，亦撒手於嘉陵江上。
聽永夜之鵲啼，涕建，而不止。念予苟不悲天憫人者，今同安慈慶書

室中不知又整理幾許故籍。何至食此霞巢苦果。轉思以一素不接觸現實之人。竟得作此壯游。跋涉於河湟洮渭之間。識其百餘年來所以動亂之故。而獻其曲突徙薪之謀。則所失固多。亦未嘗無一得。在我平淡之生命史中。激盪此拍岸波瀾。實為最可紀念之一章矣。

然而更有可悲者。則此一年跋涉萬不料又招來甚大之煩憂。予在北平。已交西北之友。及其往也。顧客尤多。將穿戶限。予曩所立諸事業。朋儕見其合於此時此地之需要。多期在西北作新開展。若干游學外省之青年。久聞通俗读物編刊社之名。亦立社曰老百姓。出旬刊以西北流行之民歌方式作抗敵宣傳。推予主其事。俄而教廳易長。新官來。欲統馭全省人民思想。創西北訓練團。分批組訓公教人。

員及高級學生，自為教育長而以教育主任為予，予以黨團工作，非所習為，謝不往，便生猜疑，橫見証鐵，既強迫老百姓停刊，又據社中人所編某報副刊中大戰平型圖，鼓詞指為異黨鐵證，予聞而笑曰：「抗戰之中，國共合作，八路軍固由共產黨統率，其軍隊非唐國寧者乎？平型圖之勝利，獨非吾國家之勝利乎？今日指予為共產黨，不足以殺我，曷不鍛鍊我以漢奸罪耶？」然彼匪特訟予於中央黨部及軍事委員會，亦牒致庚款董事會，請其撤我離甘肅，維當局者曲予寬容，曾未加以縲絏，而曾參殺人三人言之，則慈母投杼而起，補助西北教育之事，遂非我所得主張，予是以避個羅遠隔，阻盤桓北岷河諸邑，迨不日回省垣，當地父老不知其情，望於

予者殷且切。每至一地。必屢陳請求補助條款。促其成言。予允既不
可。拒又不忍。口不能言而心滋慙怍。自責曰。我國無力為大士之揚枝。
詎以念積之。騙術終耶。又自誓曰。使他日子富有補助之事。必自為
之不勞。政府親施鴻恩而終吝其升斗之水也。斯時國憂家難既攢
集心頭。而身受之慘酷更扼塞吾所控訴。佗條寡歡了。吾人趣友
人見而訴曰。何容顏之驟老也。斯又迫於熱情投入現實所生之苦
惱。非安居治學時所可想見。噫。我其愛人利人而終為赴清流之
屈原。抑猶甘石隱而猶得為抱遺經之伏生。是又輾轉中宵。末由
自決者已。

是行也。為欲認識西北社會之基本問題。故舍康壯之隴東南

及河而不游而惟游於公路尚未通達之隴西蓋種族宗教諸問題惟此一區爲糾紛而難理也。所任縣中凡十有九年賴軍隊之護送而至之處輒與當地政軍商學諸界作周旋飲食會談耗時過久羣友欲予留紀念又常竟日在揮翰中考察工作爲之牽沮同行王樹民君善集史料屬其代記積日得若干簿玉纖且悉自予入蜀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出版責善半月刊樹民即以日記分期寄載覽之欣幸謂不必自撰述矣。奈何彼臨高度神經衰弱寫作中斷予語之曰子且以手冊授我由我續爲之何如。辭曰筆跡凌亂非他人所得審也。取以來果微繞斜曲若下手處爲之長喟至三十三年予居北碚鄭達原君創史學書局於渝市上清寺欲爲予

刊文集。自念曩所聞見與所憂慮若鯁在喉，不吐不快，而久恨未出版機會，既得是慇懃，原有日記一冊，日書方數行，即就所憶舊事加以擴充，重寫而付之，雖仍極簡略，而大體具足，終勝於不著一字也。詎料書尚未印而逢原已以不獲手親，悲思成疾，所設肆遽閉，身亦殉之。稿經索還，寔之行篋，及今又越三四寒暑，上月自蘭州歸，從叔起潛先生至予室，見積稿叢雜，勸其次第整理，先交合衆圖書館油印，以待待時清，因又將此稿第三日之力筆削一過，請首送事焉。嗟乎，此一小冊耳，而所遇之挫折已若此，深固固藏達十有二年，能使人不作鬼爰，苦筆之歎耶！

此記託始於二十六年四月，所以稍遠游之原，託於二十七年十一月所